

周梅森 著

伍

周

梅

森

文

原
狱

集

ZHOU MEI SEN WEN JI

周梅森文集·原狱

★ 命运 ★ 重犯 ★ 瓜分 ★ 原狱 ★ 人同王道 ★ 天下财富 ★ 令血 ★ 大捷 ★ 沉红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原狱/周梅森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8. 3
(周梅森文集;5)
ISBN 7-5354-1602-0

I. 原… II. 周… III. 长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6192 号

责任编辑:张正平

责任校对:朱久山

封面设计:谢 将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武汉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者: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5837121) 印刷者:湖北省新华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插 页:2 印张 14.75
版 次: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338 千字 印 数:1—5000 册

ISBN 7-5354-1602-0/I·1256

定价:18.80 元(简精装)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给厂方负责调换

自序

这套文集收入了我迄今为止创作生涯中的几乎全部重要中长篇小说作品。从早期的《沉沦的土地》、《黑坟》，到近期的《人间正道》、《天下财富》，共计十部长篇小说，十六部中篇小说。作品涉猎的有历史，也有现实，题材、内容和人物都十分庞杂，积在一起集中看完，连我自己都有点吃惊了，回顾总结一下，看来是很必要的。

我是凭藉历史小说《沉沦的土地》步入当代文坛的，所以，在出道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比较倾心于历史人文精神的探索和诡秘传奇历史的揭示。在此后的十余年里，我相继写下了反映旧中国煤矿历史和灾难的《黑坟》、《原狱》；反映清朝末年洪帮起义内幕的《神谕》；反映中国托派和早期革命者真实境况的《重轭》；反映抗战生活和战争的《军歌》、《国殇》、《大捷》、《沦陷》；反映民国初年军阀混战、股票投机、轿行火并等内容的《沉红》、《孽海》、《孤乘》、《英雄出世》……这些作品发表、出版之后，都曾引起广泛的评论和关注，获了不少奖，改成了不少电影、电视剧。

然而，一个当代作家最终是无法回避自己置身的那个时代

的。近年来，因为下海和挂职的感触，我又把创作目光投向了当代生活，这就有了《人间正道》和《天下财富》等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这些长篇小说涉猎到了官场上的政治斗争，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股份制改造，股市风云，兼并与反兼并，生活中各色人物的奋斗与挣扎，崛起与沉沦，等等。《人间正道》和《天下财富》刚一问世，中央电视台即将其列入重点片，分别拍摄成二十八集和二十二集同名电视连续剧。

从历史到现实，这些作品几乎是沿着中国百年历史的轨迹写下来的，这真让我感到惊讶——二十年前最初拿起笔时，我决没想到过自己会写出今天这种模样，这真有点匪夷所思了。

需要说明的是，这套文集里收入的并不是我创作的全部，许多不成熟的早期作品和没有多少收存价值的短篇小说、散文、电影、电视剧本，仅做存目。这么做不光是为了遮丑，更是为了这套文集能够更经得起较长时间的考验、历史的考验和读者的考验。

我们最终都会成为历史的，历史是个不可逆转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单数的每一个“我”和作为复数的每一类“我们”都将消失，也许，我今天选编出的这套文集也将消失。然而，可以自慰的是，在中国新时期文学复兴的伟大时代里，作为一个作家，我以自己的人格良心参与了，而且真的尽力了，我觉得这就足够了。

最后，向长江文艺出版社的同仁们表示我深深的敬意和谢意。他们是不计功利的出版家，为文学的积累和创作默默耕耘着。如果没有他们极具气魄的玉成，这套十卷本文集的出版是不可想象的。

作者 1997年10月4日

目 录

自序	作者 1
原 狱	1
英雄出世	320
编 后	463
作品存目	464

原 狱

第 一 章

到了大漠河边，形同丐帮的队伍再也拖不动了。男人们见着河水眼睛全亮了，一个个卸下身上的破包袱、烂挑子跳到河里去洗脸、喝水。女人和孩子也跟着男人们往河下跑，水葫芦流星一样飞到河里，溅出片片飞旋的水花。河里的划水声，河滩上的脚步声和大呼小叫的喧闹声，肆无忌惮地响着，伴着八月的夕阳，泻满了同治七年的大漠河滩。

老团总就是在同治七年八月这一片骤起的喧闹声中倒下

的。

二团总肖太平立在河堤上看到，载着老团总的独轮车爬上堤时不知因啥摇晃了一下，老团总软软地从车上滑落下来。独轮车一边坐着老团总，一边装着铺盖家什，老团总滑下来时使车子失去了平衡，把推车的曹二顺闪了一下。前边拉车的肖太忠不知道，仍背着纤绳往前走，便把一头沉的独轮车拉翻了。肖太平骂着肖太忠，连忙跑过去搀扶老团总。

那当儿，老团总还不像有事的樣子。

老头儿趴在地上，昏花的老眼不看大漠河，也不管河里弟兄们造出的响动，却极是困惑地看着距自己鼻尖不到尺余的地面，嘴角抽颤着，似乎想说什么。肖太平扶他在地面上坐起时，他抖颤着手，抓起一把灰黑的渣土在鼻下嗅着，嘴里才咕噜了一句：“不是土哩。”

这就引起了肖太平的注意。

肖太平看到，老团总所说的那不是土的土，顺着大漠河堤铺展着一条灰黑的路道，路道上有同样黑乎乎的牛车、马车在“吱吱呀呀”地行走。远处近处的旷野，艾蒿丛生，几丈人深，颇有一种史前的景象。行在路道上的牛车、马车如同行在丛林中一般。时有三五成群的力夫从旷野深处的小道钻出来，携着一身黑乎乎的炭灰走向西头一个浓荫掩映的村落。

老团总一生好奇，在生命的末路上，又一次表现出了自己的好奇之心。看着面前景象，老团总很吃力地对肖太平说：“你记……记下来，时同治七年八月，吾……吾曹团部众家眷凡三百逾四人，因避官军追剿，昨出旧年县，今夕徙……徙入漠河县境，沿途景象颇异。于路道上见……见黑人来去，不知操何营生？尤怪者土也，灰黑如渣，似土非土，似石非石，竟为何物？待……待考之。”

肖太平没去记载这寻常的事物，笑了笑，对老团总说：“老舅，您老别考了，我知道的，咱现在已到了新开的窑区。一年前被官军追得急慌时，我到窑下躲过几日，对窑区的事也算熟哩。过往黑人都是在窑下挖炭的窑工，这似土非土的东西是矸石渣，挖炭时挖出的，铺路道最好，下雨不粘脚……窑区是个好地方，混口饭吃容易，官军来剿时也能往窑下藏哩。”

老团总“哦”了一声，有了点精神气，他让二团总肖太平和儿子曹二顺把自己扶起来，挪到堤上的一棵老槐树下，再次打量起面前的这片天地来。打量下来，老团总大约是满意的——旷漠多艾草，极目少人迹，况且又有活人的煤窑，正是暂时落脚的好地方。于是，老团总稍一沉吟，对肖太平说：“那……那咱就在这里避一避吧，待歇息过来，再……再赶路。”

在同治七年八月的大漠河畔，老团总还是想着要赶路的，至于赶到哪里去，估计他自己也不知道。北方的老家是不能再回了，那里已被官军夷为平地。东、西两路捻子又都败亡了，再也没有哪个王能收容他们。这支曾隶属西捻军的队伍已在半年前舍弃了刀枪，卖光了战马，只谋求一个简单的目的：避开官军的追剿活下去。

当晚，曹团男女老少以一棵盘根错结的老槐树下为中心，在大漠河畔的一片荒坡地上安营扎寨，支锅造饭。

饭烧好了，肖太平给老团总送饭时，老团总已起不来了。

老团总胸前和腰后的伤口已经化脓生蛆，自知逃不过这一劫。然而，对倒在这片窑区，则耿耿于怀。躺在老槐树下的一张破草席上，老团总干枯的手臂抬了抬，指着从槐树枝叶间隙里漏下来的同治七年的零碎星光，对聚在身边的肖太平和最后一个活着的儿子曹二顺断断续续地说：“别……别把我埋……埋在这里！你们回家，一定要……要带上我一起回，这里的土不

是土……”

……

老团总故去的这夜，后来成了历史性的日子，成了曹团弟兄告别颠沛流离的反叛生涯，转入平和安居生活的一条分界线，也成了嗣后曹、肖两大家族子孙们回顾各自家族历史的一条重要线索。

这夜，大漠河在皎月星空下静静流淌，两岸丛生的芦苇伴着夏夜的轻风沙沙作响，蛙声聒噪不绝于耳，映衬得天地之间一派自然平和。空气中飘荡着潮湿的河腥味和泥土、野花的芳香味，使这份自然平和显得异常真实。

肖太平凝立于老团总的遗体旁，突然间生出了顿悟：人生一世，实以自然平和最为可贵。他们这支家族部属在经过许多年的流血躁动之后，现在也该归复山野，去谋取自身的那份平和了。浴血苦战是一生，平平和中也是一生，聪明人还是应该于平平和中获取自身那份生存权的。老团总如果早知道这一点，就不会在八年中送掉四个儿子的性命，自己最终也倒在这块黑土地上了。

掩埋了老团总，肖太平白日黑夜地沿着大漠河转悠，察看旷野上耸着的小窑，设想着把曹团团丁变成下窑窑夫的可能性——看来是可能的，住下来只几天，桥头镇上李家窑和王家窑窑主就来过了，想招请团里的弟兄下窑挖煤。这地方本就人烟稀少，加上大乱刚过，窑又都是新开的，力夫严重不足，工价便很高，让不少弟兄动了心。弟兄们都和肖太平说，老这么到处跑也不是法，倒不如就到窑上去挖煤，既躲了官军，又混口饭吃。

这也正是肖太平的想法。

于是，肖太平顺着大多数弟兄的意思，把老团总在此歇脚的计划，一举变成了就地扎根的计划，决定分光曹团多年攒下的几百两公积银，背依大漠河，就此归隐山野。

分配公积银时，肖太平想到了曹家的偌大份额。

肖太平对老婆曹月娥说：“公议已定，曹团就要散了，公积银一分，日后，大家就得到窑下独自谋生了，别人我不担心，倒是为你二哥担心呢！”

曹月娥说：“二哥不行，还有咱呢，咱总不能扔下他不管吧？！”

肖太平说：“那是。所以，我就想和你商量，他那份银子不分给他，就存在咱这算了，还有你爹和你那几个兄弟哥的血金，都存在咱这吧！”

起事之初，曹团就立过规矩：同生共死，不蓄私财。对团里的弟兄，伤养死葬负责到底，凡战死阵上的弟兄，都有一笔血金。

曹月娥说：“只要你能对得起二哥，我就随你。不过，咱一家分了这么多，好不好呀？都是一起上阵打杀出来的生死弟兄，爹一死，咱就这么做，人家会不会骂呀？”

肖太平说：“谁骂？咱分得多，说明咱曹家出的力大。我老舅自己和一门四子都死于官军刀枪之下，这份银子还不该拿么？！再说，咱也顾不得这么多了，太平天国和大汉国都被官家剿绝了，咱也得活命呀。”

曹月娥认为肖太平说得在理，也就不作声了。

肖太平又把曹二顺拉到自家窝棚里，和曹二顺谈。

曹二顺听了半天没说话，两眼只盯着妹妹曹月娥看。

曹月娥说：“二哥，太平这么着是为你好，你人太老实，又

做不成啥事，倒不如跟着我们过，相互也有个靠头。”

肖太平说：“二哥，在这儿安定下来后，得空我就带你四处走走，找到合适的女人家给你娶过来，到那时，有嫂嫂替你管家，我们也就随你的便了。”

曹二顺这才问了句：“那……那咱不走了？”

肖太平反问：“走？走到哪去？”

曹二顺说：“回家呀。爹说了，要回家。”

肖太平叹了口气：“哪里的黄土不埋人呀。”

曹二顺摇摇头：“爹说了，这里的土不是土。”

肖太平说：“我说这里的土是土，能活人。”

曹二顺落泪了：“爹说了，要咱带他回家哩。”

肖太平说：“现在不行，咱得先避风头哩。等过几年，路上太平了，官军不追剿咱了，咱走时就把爹一起带回家……”

曹二顺抬起泪脸问：“真的？”

肖太平点点头：“真的，他是你爹，也是我老舅，还是我丈人嘛！”

曹二顺絮絮叨叨地说：“那就好，那就好。我这人没本事，多年来从未给爹帮过啥忙，爹临终时就托付我这么一件事，我、我要是再办不成，那不成孽子了么？妹，你说呢？”

曹月娥红着眼圈点了点头：“倒也是。”

最后，曹二顺说：“只要往后能把爹带着一一起回老家，别的事都依着你们吧！”

……

这次分配，终结了一个反叛时代，曹团历年公积结余的五百多两银子，经银钱师爷曹复礼的手，分到了各家各户每个弟兄手里，人均不到二两。肖太平占着曹家死去和活着的六人份额，再加上自己和曹月娥的份额，共计分得十五两二分三厘纹

银和一口铁锅，成了曹团中最富有的男人。

除却占有了曹二顺和曹家的份额外，应该说，这次历史性的分配还是公道的。精明过人的肖太平，在同治七年八月，也只是精明到占下曹家的便宜，最早有了金钱意识而已。至于在这片黑土地上开窑做窑主，挣下一片黑炭、白银堆起的江山，并使得肖、曹两姓家族五代人在嗣后一百二十五年的风风雨雨中和这片黑土地融为一体，肖太平可是真没想到的。

曹二顺就更没有这种预见将来的目光了，在这决定未来几代人命运的重要历史关头，曹二顺的思维仍停留在不蓄私财的曹团中。望着肖太平分到手中的十五两二分三厘纹银，曹二顺还以为这又是一次弟兄之间的过手，他日后的一切依然会像往常在曹团中一样，有饭吃，有衣穿，一切都用不着自己操心。

第 二 章

曹、肖两姓弟兄在大漠河畔刚落脚时没啥高低贵贱的差别。最早的房屋全是土墙草顶，没一间青石瓦屋。这个新建的移民村距漠河县的桥头镇不到五里地，当时还没村名，桥头镇上的人就称它为侏子坡。还纷纷打探，这帮侏子是从哪来的？肖太平便教两姓弟兄编出口径一致的故事说，他们是因着黄河决口，遭了水灾，才千里辗转流落到此的。桥头镇人便唏嘘不已——同治七年的桥头镇人是很有同情心的。

桥头镇上的无赖王大肚皮却不知悲天悯人，自称是这片荒坡的主人，带着一帮痞子来闹事。曹团的弟兄们先还客气，要王大肚皮拿出凭据。王大肚皮拿不出凭据，却撒开手脚放赖。肖太平气了，一声号令，弟兄们便拿出了捻党的余威，一阵拳脚棍棒把王大肚皮和那帮无赖打了回去。

王大肚皮吃了亏，马上跑到漠河城里向荒坡的真正主人——白家窑窑主白二先生禀报，要白二先生去认地。白二先生那当儿正为窑上的力夫不足而发愁，得了王大肚皮的禀报，立

马从漠河城里赶来了……

倚子坡最先见到白二先生的是曹二顺。

白二先生光临倚子坡的那个历史性的上午，曹二顺满身大汗，正为自己和肖太平的三间土屋苫草顶。骑在屋山上，曹二顺一抬头就看到了坐在小轿上的白二先生和正往坡上走的白家账房、窑掌柜一千人等。曹二顺看那阵势，就知这来人非同凡响，以为是官府的捕快差人，没和正在房下递草把、和泥浆的肖太平打声招呼，便“吱溜”一声滑下了土墙。

肖太平不明就里，瞅了曹二顺一眼问：“咋了，你？”

曹二顺向坡下指了指：“喏，你……你看！”

肖太平便也看到了来认地的白二先生——在半坡上，白二先生伸出白白胖胖的手撩开蓝布轿帘，从轿里钻出来，笑眯眯地往坡上看，边看边用手上托着的水烟杆四下里指指点点，那架式就像主人家在指点自己的家当。

肖太平仍未想到白二先生是来认领自己的荒坡地的，还以为又是哪个窑主要到坡上招人下窑，便不再理睬，努努嘴，示意曹二顺重新上墙，把草顶苫完。曹二顺不太乐意，可又不敢违拗肖太平的意旨，便又踩着垫物爬上了屋山。

白二先生就这样被肖太平忽略了。

待肖太平再见到白二先生时，白二先生已碰到了麻烦——来认地的白二先生被不认账的曹团弟兄围住了，在坡上的老槐树下动弹不得，白二先生和一千人等便于无奈之中大喊大叫。喊叫声惊动了肖太平，肖太平甩下屋山上的曹二顺不管，独自循着白二先生洪亮的喊叫声，到了老槐树下。

见肖太平来了，弟兄们纷纷让开一条道，这样，肖太平就在身边身后曹团兄弟姐妹的簇拥下，正式出现在白二先生面前。

肖太平问身边的弟兄：“出了啥事？啊？”

肖太平的弟弟肖太忠指着白二先生说：“哥，又来了个认地的。这家伙说，咱这块坡地是他去年买下的窑地！你看他是不是活腻了？！”

被围困的白二先生发现肖太平是这帮侁子的头目，忙冲着肖太平抱拳说：“这位当家的弟兄，我说这块地是我的不是乱说，我是有地契文书的。我今日到这儿来，也不是要赶你们，只是想和诸位见个面，认识一下嘛！认识了，啥事不好商量呢？”

白二先生身边的窑掌柜章三爷马上向肖太平介绍说：“这位侁爷，你们可是不知道我们白二先生哩！白二先生是我们漠河县最最有名的大善人！他老人家今日来看看大家，确是一番好意哩！”

白二先生带来的老管家也从白二先生身后凑过来，用瘦而长的手指蘸着口水，把契册翻开了，展出发黄的地契让肖太平看。

肖太平不用看老管家手里的地契，心里已明白，这块坡地看来是有主的。这位白二先生体体面面，不是王大肚皮一类人物，不会凭空放赖的，因此，必得以礼相待。于是，便向白二先生拱了拱手说：“这块地既是先生的，我们走就是，这么大的漠河县，总能找个地方栖身的！”

白二先生笑着说：“不必，这倒不必！你们本是遭灾到这儿来的，借我这块荒地落下脚，真是不值一提！况且，这屋你们又盖好了，我要赶你们，像什么样子？不把我的名声给败坏完了？我在这里把话说明了，这块地是我买下的窑地，只想日后挖地下的炭，并不想种啥，你们只管用，先用三年吧！三年后，我要真挖这地下的炭了，咱再商量咋办。”

肖太平认为，三年以后的事谁也说不清，若是这地方不能活人，没准三年后他们便走了。因此，肖太平便代表曹团的弟

兄向白二先生道了谢，还给白二先生作了个大揖，说：“既借了先生一块宝地，日后的一切就要多多拜托先生了。”

那日在白二先生面前，肖太平已隐隐约约地感到，自己将来势必要和这位白二先生发生点什么联系，至于是什么联系，他一时说不清。他可没想到，这位白二先生会是个从根本上改变他命运的人。

地的事不谈了，白二先生很自然地谈起了他的小窑。立的老槐树下，看着坡上坡下那么多青壮男人，白二先生就像看到了一圈的好牲口。白二先生很是亲切地在一些弟兄健壮的肩背上摸捏着，两只细小的眼睛明亮无比：“好，好，都是好后生哩！”

肖太平不知白二先生的意思，目光困惑地看着白二先生。

白二先生笑咪咪地对肖太平说：“你们这帮弟兄初来乍到，整治荒地一时也没收成，犯难了不？这忙我就得帮了，谁叫你们住到了我这片坡地上了呢？我不帮你们，谁还会来帮你们呀？！”

肖太平问：“先生的意思是……”

白二先生把托在手上的水烟袋向面前的弟兄指了指：“我的意思是，叫这些弟兄都到我们白家窑下窑吧！”

肖太平不知道白二先生的真心思，还以为白二先生真想为曹团弟兄帮忙，便说：“多谢先生一番美意，下窑的事倒不愁，李家窑李五爷和王家窑王大爷都派人过来了，好些弟兄已跟他们干了哩。”

白二先生一怔，脸挂了下来：“这么说，我来晚了？”转而又对窑掌柜章三爷埋怨说，“这些侪子弟兄到咱坡上都快一个月了，你咋也不来看看？在咱地界上，还让李家、王家占了先！”

窑掌柜章三爷讷讷地说：“窑上的事太多，兄弟……兄弟一时没顾得过来……”

肖太平这才看出，白二先生是想让曹团的弟兄下他的窑，忙说：“也不是所有弟兄都去了李家窑、王家窑的，还有些弟兄可以到先生窑上去做哩！”

白二先生点点头，脸色却仍不好看。

章三爷这才说：“你们住在白二先生的窑地上，咋好去下别家的窑呢？都得到我们白家窑去做才好呢！”

肖太平有些为难，看看身边的弟兄，又看看章三爷和白二先生，吞吞吐吐地说：“这……这得和弟兄们商量哩！李家窑、王家窑对弟兄们都不赖，窑上管中午饭，一天还给四升新高粱……”

白二先生问章三爷：“咱窑上给多少？”

章三爷说：“一样的，桥头镇上三家小窑都是这个价。”又说：“先生，你忘了么？年前咱和李家窑、王家窑一起立过规矩的，同业同价，不能独自拉抬哩。”

白二先生想了想，把油黑的大辫子一甩说：“这些侬子弟兄不是寻常窑夫哩，人家是遭了灾，流落到咱地界上来的，咱就得帮人家一把嘛。凡到咱白家窑下窑的，咱要管两顿饭，一天再给五升高粱，就这么定了！”

章三爷说：“这好么？只怕……只怕李家、王家不高兴呢！”

白二先生眼皮一翻：“有啥话叫他们到县城找我说好了。”

这结果是肖太平和曹团的弟兄都没想到的，肖太平和身边的弟兄都为白二先生的仁慈的下窑条件感动了，不少弟兄当场表示要到白家窑效力。原想好好教训一下白二先生的肖太忠，这时也说：“白先生，不说您老管两顿饭，还给五升高粱，就是和李家窑、王家窑一样，我们也下您老的窑！为啥？就为着先生